

慈濟慈善緣起一

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

鮮紅的印記——攤血的故事



圖一：有一天，證嚴上人與弟子到花蓮一家私人醫院探病，不意走出醫院卻在門口看到一攤怵目驚心的血跡，原來是一位原住民婦女流產，四位年輕的族人抬著她走了八小時的山路才到醫院，沒想到因為繳不起八千元的保證金，不能獲得醫療又被抬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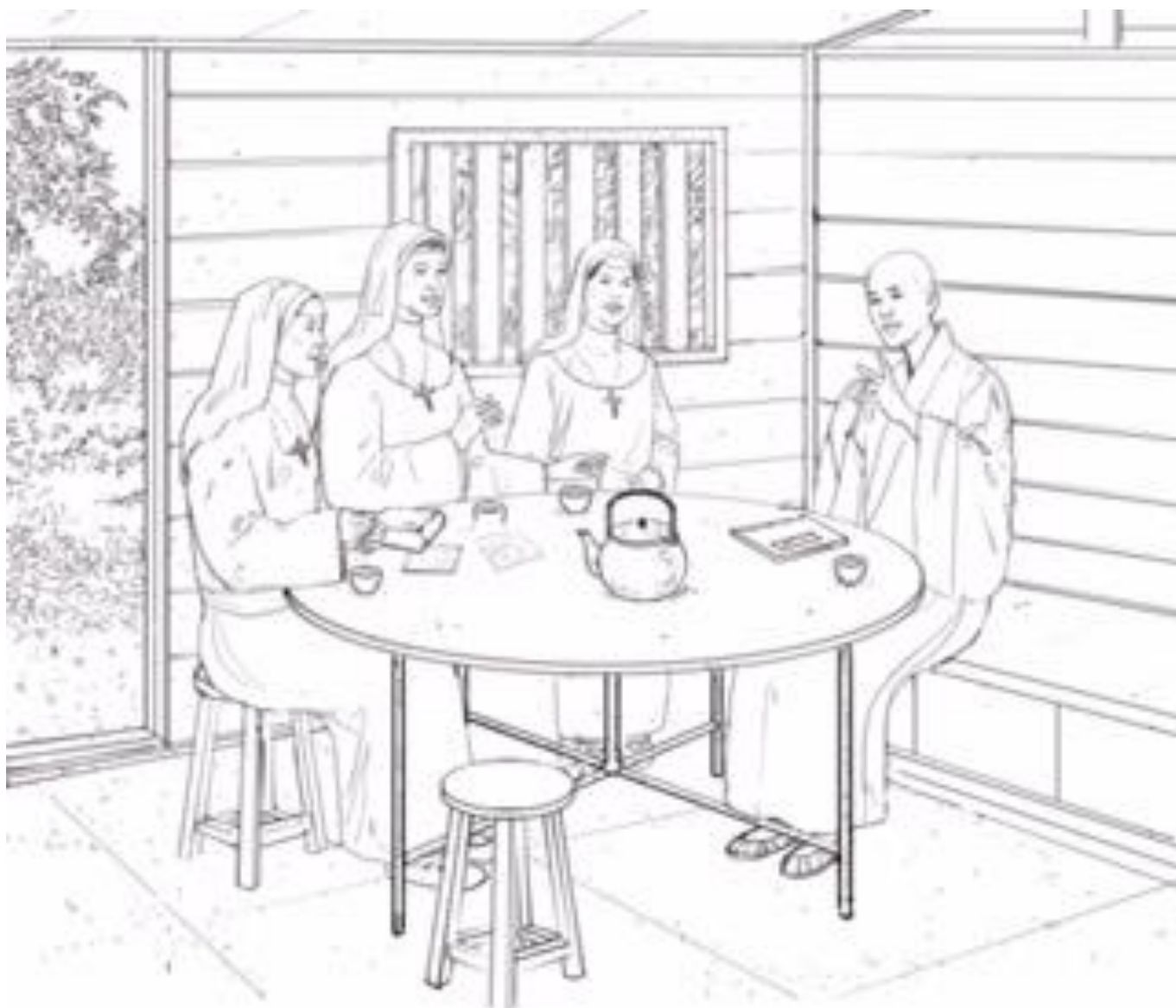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：1944年盟軍轟炸臺灣，上人因而經歷了躲空襲的日子。空襲年代，聽到警報(水螺聲)、敲銅鑼躲到防空洞。警報解除後，一踏出洞外，看到外面已是景物全非。

當時位於海口的台中縣清水鎮有一座觀音

殿，裏面供奉著「觀音媽」，有次空襲造成無數人命毀傷，有人埋怨：「觀音媽怎麼不靈驗，不把炸彈移到海裏？」

也有人說：觀世音菩薩怎麼這麼沒有靈感，讓天下遭遇了這麼大的災難，其中有位老人說：不是觀世音菩薩沒靈感，而是我們眾生不聽他的話呀！他教我們、勸我們，我們都不聽，所以他哭了，哭得淚水變血水了。也有人在唸著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。當時證嚴上人才七、八歲，這種景象已經深深印在心版上，覺得人生真是殘酷。



圖一：1966年，三位海星中學修女想來傳福音，與證嚴上人從人生、宗教談起進而辯論到教義，她們認為佛教教義雖好，但沒有真正入世，更沒有發揮功能，「為何不把無名氏集合起來做福利事業呢？」這一番

話深深打動法師的心。這場辯論更加深證嚴上人從事救濟工作的決心。

慈濟慈善緣起：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

一九六六年的世界——美國青年反對越戰；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.....

一九六六年的台灣——美援終止第一年；為吸引外資，在高雄成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；每一百人有一具電話；私家轎車突破一萬輛；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.....

相較於二十年前終戰後的赤貧，一九六六年的台灣，是個經濟正要起飛的年代；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，完成階段性任務後，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。

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、青黃不接的時刻，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，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，等待援助。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法師，在台灣貧窮的「後山」花蓮，克難地將「慈濟」組織起來。(摘錄：經典雜誌 94 期)

成立慈濟的第一念 鮮紅的記憶

/ 上人開示

一切都是因緣的成就，我出家的第三年，由於受到種種環境因素的影響，不得不離開我自修的地方，應聘到花蓮市內的某一寺院講經，在那裏講了四個月的地藏經，也因此認識了幾位皈依弟子，之後我帶了這些弟子回到普明寺自修。

(1966年，初春)有一天，我到花蓮的某家醫院，探望一位弟子的父親，進門時醫院的地板是乾乾淨淨的，一小時後出來，卻看到地板上留有一灘血。我關切的問在旁的人，為何地上有這灘血？當時有人回答

說：「剛剛有位山地婦女因為難產，被四個年輕人用竹椅輪流抬著，從豐濱鄉的山上，跋山涉水走了八個小時的路，好不容易到了醫院，要開刀卻拿不出八千元，只好又把人抬回去了。」

廿二年前的八千元，對山地人來說，是一筆天文數字啊！我聽了之後，好心痛！我的腦海中一直在想著：這位婦女到底是生？還是死呢？我出家會選擇在偏僻的花蓮，原本是想要逃避名利富貴，好好清淨苦修，直到那天，我才體會到人不能離開錢，錢如用得恰當就能救人啊！這位婦女如果有八千元，百分之百一定可以得救，但她就是少了這八千元而生死未卜。因此

我就想到，自己必須設法集中錢來做救濟的工作，這可說是我成立慈濟的第一念。

(摘錄：慈濟年鑑 1966-1992)

創立「慈濟」的一個緣 人人觀世音

有錢是否就一定能救人呢？倒不一定，因為雖想要救人，但被救的人又在那裏呢？一個人只有二隻眼睛二隻手，能看到、做到的範圍畢竟有限啊！

記得我小時候住在清水，那時候常常碰到空襲，有一回正好近午時分，發出了緊急的空襲警報，警報尚未響完，飛機已在投彈，機

關槍也在掃射，整座防空洞都震動了，沙土滿天飛，當時在洞中的老老少少，每個人都 在唸著：觀世音菩薩你一定要有靈感啊：你 一定要把炸彈接到海裏去；也有人在唸著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薩。人人求菩薩的心是多麼 的懇切啊！儘管老老少少一直唸，但空襲聲 還是接連不斷。

等到警報解除後，一踏出洞外，看到洞旁 有一顆未爆炸的炸彈，也看到一些人被炸 得支離破碎，腸肚手腳被掛在電線上、樹 枝上，那種景象真是人間最悲慘的一面！ 當時就有人說：觀世音菩薩怎麼這麼沒有 靈感，讓天下遭遇了這麼大的災難，其中

有位老人說：不是觀世音菩薩沒靈感，而是我們眾生不聽他的話呀！他教我們、勸我們，我們都不聽，所以他哭了，哭得淚水變血水了。諸位！這讓我幼稚的心靈上，有了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印象。但有時候我也會懷疑，觀世音菩薩真的是有千隻眼睛，千隻手嗎？

有句俗話說：「家家觀世音，戶戶彌陀佛」，那天我在花蓮的那家醫院內，就想到如果能把每個人的慈悲心啟發出來，組成一個五百人的團體，讓人人都當觀世音菩薩，個個都當彌陀佛，那我就有一千隻眼睛，一千隻手，則暗角的眾生我們都看得到，扶助得到，那麼世間苦難的眾生就可

得救了，這也是我創立「慈濟」的一個緣。
(摘錄：慈濟月刊 253 期)

修女之問 觸動決心

在那期間，有三位天主教的修女(張金菊修女、黃修女、湯修女)來找我，她們認為我修行修得太苦了，很熱心的要來渡我。

我們彼此討論，從救主說起，我向她們說，釋迦牟尼佛是出現在人間活生生的一個人，是世界各國歷史上公認的一個人，我分析了很多，他們也認同釋迦牟尼佛真的是真偉大。接著談到佛法，她們也承認

佛教真有智慧，談到智慧，又談到慈悲。二十二年前的佛教，真不知以什麼形態來說慈悲才好。

那三位修女說：你們佛教愛一切有生命的東西，那種慈悲真是無微不至啊！很難得。我們的博愛雖只是愛人類，但我們卻有養老院、有醫院、有學校，即使是深山中也有教堂，貧困的人有麵粉、有衣服，而你們佛教有嗎？

二十多年前的佛教有嗎？我真的沒話說，但基於護教的精神，我強辭奪理的說，我們佛教是談布施無我相，不著名也不著利，社會上有很多做善事的無名氏，都是我們的佛教徒。

她們說：如此說來，你們佛教善心的人士有很多，佛教的教主也很偉大，佛教的教理也很好，為何你們不把無名氏集起來變成有名氏，來做一樣社會福利事業呢，這句話深深打動我的心，我說會的，我一定會組織起來的，把無名變有名，把無形變有形。(摘錄：慈濟年鑑 1966-1992)

我相信可以做得到，因為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都是好人，都有愛心，他們大家都願意去做助人的人。天主教的信徒可以做，基督教的信徒可以做，當然佛教的信徒也可以做，我們的名稱不一樣，可是我們有同樣的一個目標，都是愛人，都是有那一顆善良的愛心，這就是慈濟的「因」。

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發願「為佛教、為眾生」。在我出家受戒時，我的師父給我的使命就是「為佛教，為眾生」，經過這三位修女的助緣，讓我這一決心，真正的成型起來了。(整理自：菩提心要-慈濟故事九之上人口述)